

三國志集解

六

魏書十

三國志十

荀彧荀攸賈詡傳第十

晉 平 陽 侯 相 安 漢 陳 壽 撰

宋中書侍郎西鄉侯 聞喜裴松之 注

沔陽盧 弼集解

荀彧

李賢曰袁宏漢紀彧作郁潘眉曰彧郁古字通沈家本曰說文彧有文章也從有彧聲論語郁郁乎文哉汗簡曰古論語作彧或省作惑而變為彰又變

為彧弼按范書靈紀有孟餗隸釋作郁又有許餗袁紀作郁潘沈二說均是

字文若潁川潁陰人也

潁陰詳見文紀延康元年郡國

志豫州潁川郡潁陰一統志故城今許州治范書荀淑傳初荀氏舊里名西豪潁陰令苑康改為高陽里李賢注今許州城內有荀淑故宅相傳即舊西豪里

祖

父淑字季和朗陵令

范書荀淑傳淑荀卿十一世孫出補朗陵侯相蒞事明理稱為神君郡國志豫州汝南郡朗陵侯國一統志朗陵故

城今河南汝寧府確山縣西南三十五里錢大昕曰朗陵侯國臧宮所封當從司馬彪書張璠紀作朗陵侯相又曰漢制縣為侯國則置侯相一人治之其職與令長同

故亦通稱爲令東萊之不其亦侯國而董恢傳稱除不其令弼按鍾繇傳注引先賢行狀淑爲黎陽令淑傳失載

當漢順桓之間知名

當世

范書淑傳淑少有高行博學而不好章句多爲俗儒所非而州里稱其知人安帝時徵爲郎中後再遷當塗長去職還鄉里當世名賢李固李膺等皆師

宗之及梁太后臨朝有日食地震之變詔公卿舉賢良方正光祿勳杜喬少府房植舉淑對策譏刺貴倖爲大將軍梁冀所忌

有子八人號曰

八龍或父緄

李賢曰緄音古本反

濟南相

濟南國見武紀卷首續志青州濟南國（毛本作郡誤）

叔父爽司

空

范書荀爽傳爽字慈明一名謂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爲人師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爽見董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辟舉皆取才略之

士將共圖之亦與司徒王允及卓長史何顒等爲內謀會病薨年六十三王補曰爽與王允何顒同謀誅卓此殆荀彧因爽病薨虛構是說以掩其尸位台司了無匡正之恥耳范氏震爽盛名不察其溢美而謂潛圖董氏幾振國命誣矣通鑑不襲其誤斯爲史識姜宸英言爽之喪心一女且不欲聽其完節其肯出身除逆爲烈丈夫之舉哉尤足發旣死之覆矣又曰嘗證之袁紀已確知其誣觀其并致顒屍葬爽冢旁決此說斷由荀彧之作僞亦因其破綻已露不復能掩非苛論也不然攸亦荀氏子耳其圖卓載之袁紀載之魏志范史附之鄭太傳通鑑從而錄之何獨於爽而恡之邪此可以類推而得之者黃山曰爽以白衣不十旬而致位司空其受董卓知遇有過蔡邕反共圖卓準以邕之聞卓誅而發嘆動色原似不類雖然司空大臣也何顒旣荀氏故舊王允又實爽之舉主也方允矯情屈意以附卓爽之登進允亦將有力

焉而謂允顓之圖卓爽必不與聞尤非其情矣夫爽逼嫁其女范史初不爲之諱女節自高然漢世固不以改適爲非禮爽又夙持陽尊陰卑通怨曠和陰陽之說自當分別觀之姜宸英顧謂皆出荀彧之作僞且於爽與顓通謀明見黨錮傳而反謂彧致顓屍葬爽冢旁決爲作僞之證豈非深文乎至荀攸卽爽之從孫同與顓謀猶爽志也攸以機洩被繫故袁紀亦及之爽不及誅卓而先卒故無由及紀與傳自異體讀史者不容不辨也范書列女傳南陽陰瑜妻穎川荀爽之女名采年十七適陰氏十九產一女而瑜卒同郡郭奕喪妻爽以采許之女以衣帶自縊王補曰荀采守義逼脅再醮竟出當日號稱人師之荀爽何怪彧謀篡漢顓與勛亡魏亂晉襲爽之故智以謂是家法云爾也魏書郭奕字伯益嘉之子爲太子文學早卒陳景雲曰郭嘉卒於建安十二年三十八距荀爽之歿幾二十年計爽存日嘉年方冠不得有授室壯子又爽名德素著亦定無強奪女志事弼按陳說精審黃說平允可正王說之誤因與文若事有關故備錄之

續漢書曰淑有高才王暢李膺皆以爲師爲朗陵侯相號稱神君 張璠漢紀曰淑博

學有高行與李固李膺同志友善

毛本友作方誤

拔李昭於小吏友黃叔度於幼童

范書黃憲

傳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世貧賤父爲牛醫穎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 以賢良

方正徵對策譏切梁氏

監本譏作議誤

出補朗陵侯相卒官

范書淑傳棄官歸年六十七建和三年卒與此言卒官者

不 八子儉緄靖燾詵爽肅專

原注音敷范書淑傳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並有名稱人謂之八龍章懷注緄音昆燾音道汪音

烏光反說文云汪深廣也俗本改作注非專本或作敷錢大昕曰專當作專即敷字陶淵明四八目云儉字伯慈緄字仲慈靖字叔慈燾字慈光汪字孟慈爽字慈

明肅字敬慈專字幼慈見張璠漢記惠棟曰荀氏譜云緄濟南相年六十六彧之父燾舉孝廉年七十汪昆陽令年六十肅守舞陽令年五十專司徒掾年七十燾

一作壽專古文敷說卦云震爲專是也故注云本或作敷俗本作專誤也汪文臺曰御覽四百三十二七百五十七袁山松書云淑及陳寔神交及其棄朗陵而歸

也數命駕詣之淑御慈明從叔慈抱孫文若而行寔亦令元方侍側季方作食抱孫長文而坐相對怡然嘗一朝求食食遲季方尙少跪曰聞大人與荀君言甚善

竊聽寔曰汝聽談解否乎諶曰解因令與二慈說之不失一詞二公大悅御覽二百十二書鈔六十謝承書曰緄性明亮敏於衆職以勛羣僚秉機平正直而行之

弼按荀淑八子詵應從范書作汪彧子亦名詵若爽字慈明幼好學惠棟曰楊修淑子名詵彧子決不名詵可證淑子名詵之誤荀爽述讚云

其德克明 年十二通春秋論語耽思經典不應徵命積十數年 范書荀爽傳太常趙誕發初齡 典舉爽至孝拜郎中

對策陳便宜奏聞卽棄官去後遭黨錮隱於海上又南遁漢濱積十餘 董卓秉政年以著述爲事遂稱爲碩儒黨禁解五府並辟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

復徵爽爽欲遁去吏持之急詔下郡卽拜平原相行至苑陵 前漢書地理志河南郡苑陵范書爽傳作行至

宛陵續漢志作苑陵通鑑作行至宛陵胡三省曰宛陵縣屬河南尹在雒陽東錢大昕曰前志作苑陵左傳杜注作宛陵苑宛宛古通用又曰此河南之苑陵非丹

陽之宛陵一統志在許州又追拜光祿勳視事三日策拜司空惠棟曰北海耆舊傳云公沙孚字允

慈與爽共約出不得事貴勢而爽當董卓時脫巾爽起自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

公通鑑作九十三日惠棟曰荀氏譜云九十三日荀氏家傳云世人號爲白衣登三公張璠漢記云爽爲三公食不過一肉脫粟飯坐皮褥弼按范書楊彪傳董

卓欲遷都長安彪議不可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

此邪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之執也卓意小解爽私謂彪曰諸君堅爭不止禍必有歸故吾不爲也范曄論曰遜言遷都之議以救楊黃之

禍及後潛圖董氏幾振國命淑舊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苑康見劉表傳注昔高陽氏有

才子八人左傳文公十八年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數檣戴大臨彪署其降庭堅仲容叔達杜注此卽垂益禹臯陶之倫庭堅卽臯陶字

里爲高陽里靖字叔慈亦有至德名幾亞爽隱居終身范書荀淑傳靖有至行不仕年五十而終號曰玄行先生

惠棟曰荀氏譜云年五十五高士傳又皇甫謐逸士傳沈家本曰後漢書荀淑傳注及御覽並引作高

士傳而御覽三百八十及世說五注引作逸士傳未詳孰是

或問許子將靖與爽孰賢子將曰二人皆玉也慈明

外朗叔慈內潤

范書荀淑傳淑兄子昱字伯條曇字元智昱爲沛相曇爲廣陵太守兄弟皆正身疾惡志除閹官其支黨賓客有在二郡者纖罪必

誅昱後共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與李膺俱死曇亦禁錮終身

彧年少時南陽何顒異之曰王佐才也

顒事見武紀卷首及後荀攸傳注

典略曰中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轉以與彧父緄慕衡勢爲彧娶

之彧爲論者所譏

范書荀彧傳緄畏憚宦官乃爲彧娶中常侍唐衡女彧以少有才名故得免於譏議

臣松之案漢記云

唐衡以桓帝延熹七年死計彧子時年始二歲則彧婚之日衡之沒久矣慕勢之言爲

不然也臣松之又以爲緄八龍之一必非苟得者也將有逼而然何云慕勢哉昔鄭忽

以違齊致譏

左傳桓公六年鄭太子忽救齊大敗戎師齊侯欲以文姜妻之忽辭曰齊大非吾耦也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

子皆君也弗從

雋生以拒霍見美

漢書雋不疑傳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

致譏在於失援見美嘉

其慮遠並無交至之害故得各全其志耳至于閹豎用事四海屏氣左愴唐衡殺生在

口故于時諺云左迴天唐獨坐

胡三省曰回天言權能回天也李賢曰獨坐言驕貴無偶也周壽昌曰後漢書作具獨坐謂具瑗也

唐衡則云唐兩墮

言威權莫二也順之則六親以安忤違則大禍立至

范書宦者傳中常侍徐璜兄子宣爲下邳

令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嵩女不能得遂將吏卒至嵩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

斯誠以存易亡

毛本誠作譏誤

蒙恥期全之日昔

蔣詡姻於王氏無損清高之操

漢書鮑宣傳杜陵蔣詡元卿爲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爲名王莽居攝病免歸鄉里臥不出戶卒於家

北堂書鈔引三輔決錄云王邑爲從弟奇求蔣詡女盛服送之詡女辭不取但衣青布曰受公命不敢違邑乃歎曰所以與賢者婚欲爲此也邑在王莽時爲大司

空

緝之此婚庸何傷乎

趙一清曰姜氏云慕勢固不可禍亦有不得避者高陽里與宦豎婚豈知有羞恥乎且傳公明亦未聞以辭婚見罪

此等邪論足以貽誤後生陳景雲曰據典略謂公明不娶則女必已及笄而衡之死或猶在抱豈有及笄之女與二歲之嬰兒定婚乎然則典略所記非特慕勢爲

誣也

永漢元年

錢大昕曰永漢元年後漢書作中平六年考獻帝以中平六年九月卽位改元永漢兩號實在一年潘眉曰永漢元年者中平六年也是年四

月靈帝崩皇子辯卽皇帝位改元爲光熹八月改元昭寧九月董卓廢帝爲弘農王獻帝卽位改元永漢十二月復改爲中平六年於史例當書中平六年御覽一百九十六續漢書獻帝紀書昭

舉孝廉拜守宮令

沈欽韓曰續漢百官志少府官屬守宮令一人六百石主御紙筆墨

及尙書財用諸物及封泥桓帝永壽三年以小黃門爲之及宦官誅復以郎補此彧之以孝廉拜也李祖楙曰本紀桓帝永壽三年初以小黃門爲守宮令是冲質以前用士人獻帝時荀彧爲守

董卓之亂求出補吏除亢父令

亢父見武紀興平元年前漢屬東平

國東漢屬任城國章懷云屬梁國誤亢音剛父音甫

遂棄官歸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

李賢曰四面通

也胡三省曰言其地平四面受敵

天下有變常爲兵衝宜亟去之無久留鄉人多懷土

猶豫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

馥潁川人見武紀初平元年

莫有隨者彧獨

將宗族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馥位待彧以上賓之禮彧弟諶及同郡

辛評郭圖

潘眉曰後注引荀氏家傳云彧弟四兄諶此云弟當誤

皆爲紹所任彧度紹終不能成大

事時太祖爲奮武將軍在東郡初平二年彧去紹從太祖

范書彧傳彧明有意數見

漢室崩亂每懷匡佐之義時曹操在東郡或聞操有雄略而度紹終不能定大業初平二年乃去紹從操

也

梁章鉅曰魏書云太祖過荀攸舍曰昔高祖使子房自擇邑三萬戶今孤亦欲君自擇所封焉既以子房待文若（弼按梁氏誤作慈明）復以子房待公達

蓋居然以漢高自命矣

以為司馬時年二十九是時董卓威陵天下太祖以問或

或曰卓暴虐已甚必以亂終無能為也卓遣李傕等出關東所過虜

略至潁川陳留而還鄉人留者多見殺略

范書或傳留者後多為董卓將李傕所殺略

明年

太祖領兗州牧後為鎮東將軍或常以司馬從

范書或傳初平二年操以或為奮武司馬時年

二十九明年又為操鎮東司馬錢大昕曰此初平二年之明年也據魏志操為鎮東將軍在建安元年則初平三年安得便稱鎮東司馬乎魏志或傳本云明年太祖領兗州牧後為鎮東將軍常以司馬從然則領兗州在此年而除鎮東司馬不在此年也范史刪去領兗州句遂誤以鎮東司馬為是年事矣

興平元年

太祖征陶謙任或留事

錢大昭曰留事者猶言留知後事也是時或與程昱同守鄆城國淵傳太祖征關中以淵為居府長史統

留事徐奕傳太祖征孫權徙為留府長史謂奕曰今使君統留事孤無還顧之憂也潘眉曰范書作使或守甄城任以留事較明晰

會張邈陳宮

以兗州反潛迎呂布布既至邈乃使劉翊告彧曰呂將軍來助曹使

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

范書彧傳
食作實

衆疑惑彧知邈爲亂卽勒兵設

備馳召東郡太守夏侯惇而兗州諸城皆應布矣時太祖悉軍攻謙

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邈宮通謀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

衆乃定豫州刺史郭貢帥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同謀衆甚

懼貢求見彧彧將往惇等曰君一州鎮也

范書作今君爲十州之鎮錢大
昕曰十應作一弼按通鑑作一

胡注謂一州
倚之爲重也

往必危不可彧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計必未

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

李賢曰不令
其有去就也

若先疑之彼將

怒而成計貢見彧無懼意謂鄆城未易攻遂引兵去又與程昱計使

說范東阿

范東阿見武
紀興平元年

卒全三城以待太祖

三城甄范東阿也鄆城今山東
曹州府濮州東二十里范縣今

曹州府范縣東南二十五里東阿縣今山東泰安府東阿縣西南二十五里趙翼曰昔漢高先定關中光武先取河內以爲基此三城卽操之關中河內也 太

祖自徐州還擊布濮陽布東走二年夏太祖軍乘氏乘氏見武紀大

饑人相食陶謙死本志謙傳興平元年謙死此云謙死太祖欲遂取徐州蓋謂謙已死非謂死於二年也范書謙傳興平元年謙病死范書

荀彧傳二年陶謙死此范史之誤通鑑興平元年謙死二年則云謙已死欲取徐州與陳志同 太祖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

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胡三省曰高祖取天下令蕭何守關中光武經營河北令寇恂守河內皆以爲王業

根本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

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李賢曰曹操初從東郡守鮑信等迎領兗州牧遂進兵破

黃巾等故能平定山東也胡三省曰此時山東猶未盡平彧誇之耳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

地也胡三省曰禹貢兗州之域孔安國云東南據濟西北據河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

關中河內也范書彧傳作此實天下之要地而將軍之關河也錢大昕曰上言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故以兗州比關中河內范史刪去二字

未審

不可以不先定今以破李封薛蘭

事見武紀興平二年通鑑以作已下同古以已通

若分兵東

擊陳宮宮必不敢西顧以其閒勒兵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

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揚州

胡三省曰謂結劉繇也

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

而東

胡三省曰舍讀曰捨

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採布

乘虛寇暴民心益危唯鄆城范衛可全

胡三省曰衛謂濮陽杜預曰濮陽古衛地

其餘非已

之有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

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

胡三省曰結親猶言親結也

相爲表裏今

東方皆以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

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耳

通鑑作未戰而先自困耳何焯曰如此論事表裏皆見信爲留侯之亞

臣松之以爲于時徐州未平兗州又叛而云十萬之衆雖是抑伉之言

宋本馮本要伉作抗

非寡弱之稱益知官渡之役不得云兵不滿萬也

前討徐州威罰實行

胡三省曰謂多所屠戮也詳見武紀興平元年及本志陶謙傳

曹瞞傳云自京師遭董卓之亂人民流移東出多依彭城閒

彭城今江蘇徐州府銅山縣治遇太祖

至坑殺男女數萬口於泗水水為不流陶謙帥其衆軍武原

郡國志徐州彭城國武原一統志武原故城今

江蘇徐州府邳州西北

太祖不得進引軍從泗南攻取慮睢陵夏丘諸縣

郡國志徐州下邳國取慮睢陵夏丘師古

曰取音趨又音秋慮音慮睢音雖杜佑曰堯封禹為夏伯邑於此故名夏丘一統志取慮故城今徐州府睢寧縣西南睢陵故城今睢寧縣治夏丘故城今安徽泗

州治弼按三縣皆在泗水南

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

李安溪曰文若見操如此之暴便應早圖去之何切切為之謀

乎

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為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

胡三

省曰徐州子弟既有父兄之讎必不心服於操縱破其兵猶不能有其地也

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

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

何焯曰昭烈之取益州亦是此

意

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太祖乃止大收麥復與布戰分兵平

諸縣布敗走兗州遂平建安元年太祖擊破黃巾漢獻帝自河東還

洛陽太祖議奉迎都許

許縣見武紀建安元年胡三省曰帝既徙都改曰許昌杜佑曰漢許昌故城在今縣南三十里宋白曰在

今縣西南四十里周壽昌曰獻帝改都許在建安元年八月改許縣爲許昌縣在魏文帝黃初二年非獻帝徙都時改名也鄒安豐曰故城在今許州東北四十里李清

植曰奉迎之後用董昭勸乃都許耳其初未有都許之議也事見武紀甚明此都許二字乃史家隨筆之誤

或以山東未平韓暹楊

奉新將天子到洛陽北連張楊未可卒制

范書作韓暹楊奉負功恣睢未可卒制胡三省曰恣睢暴戾之

貌卒讀

或勸太祖曰昔高祖東伐

何焯曰太平御覽高祖東伐上有晉文納周襄王而諸侯願從十一字此於名義有

曰猝

關何可脫略弼按范書通鑑均有此句願從作景從師古曰景從言如景之從形也

爲義帝編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

播越

范書通鑑播越作蒙塵胡三省曰言播越在草莽蒙冒塵埃也

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

能遠赴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禦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

室

章懷注尚書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乃汝也

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

鄭玄注周禮曰軫輿後橫木也范書通鑑此句下有東京榛蕪四字爲都許之由

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舊而增

哀

袁紀作百姓懷感舊之哀范書作兆人懷感舊之哀通鑑兆人作兆民

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

也秉至公以服雄傑

范書通鑑民作人雄傑作天下

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

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爲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爲害若不時定四

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

范書通鑑作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爲韓暹楊奉安足恤哉若不時定使豪傑生心後雖爲慮亦無及矣

太祖遂至洛陽奉迎天子都許

趙翼曰或勸操迎天子引晉文漢高是早以帝王創業之事勸操似不得謂之盡忠於漢

不知獻帝遭董卓大亂之後四海鼎沸或計諸臣中非操不能削羣雄以匡漢室則不得不歸心於操而爲之盡力爲操卽所以爲漢也其勸操迎天子之論可知或欲藉操匡漢之本懷且是時操亦遽未有覬覦神器之心及權勢已極董卓等欲加上公九錫則非復人臣之事或亦明知操之已懷僭妄而終不肯附和姑以名義折

之卒見忌於操而飲藥以殉其為劉之心亦可共白於天下矣

天子拜太祖大將軍進彧為漢侍中

或曰是時

魏國未建特加漢字此承祚之微詞也與之者至矣李清植曰史於彧官獨書漢蓋原其本志非魏純臣與攸詡等異潘眉曰大書漢侍中是特筆劉咸忻曰當時魏臺已建漢官自當書漢以為別何用意之有弼按魏國初建在建安十八年事見武紀建安初元無所謂魏安得有臺劉說誤論者或謂衛覬傳覬還漢朝為侍郎衛臻傳臻為漢黃門侍郎皆書漢字似非有抑揚褒貶之意存乎其間不知衛覬之漢侍郎在為魏侍中之後衛臻之漢侍郎乃為奉詔聘貴人于魏之張本均在魏國既建以後究與文若之例不能無別純臣衷曲良史孤懷是在讀史者之善自得之耳

守尚書令常居中持重

典略曰彧折節下士坐不累席其在臺閣不以私欲撓意彧有羣從一人才行實薄或謂彧以君當事不可不以某為議郎邪彧笑曰官者所以表才也若如來言衆人其謂我何邪其持心平正皆類此

太祖雖征伐在外軍國事皆與彧籌焉

典略曰彧為人偉美

又平原禰衡傳曰

章宗源曰禰衡別傳見藝文類聚侯康曰平原禰衡傳當即別傳也類聚御覽引者